



借竹道人投甕隨筆

蓉塘詩話卷之九

仁和姜南明叔著



貧富不受錢

錢昕字景寅蘇州常熟人正統乙丑進士歷官湖廣布政使以廉慎著稱同時有魚侃者亦常熟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歷官開封知府亦有廉名然昕故富家而侃則貧士人尤以為難鹽山王文肅公翱為吏部尚書嘗稱之曰富不受錢錢昕貧不受錢魚侃

不受雲布

湘陰宋端成化間知華亭縣以雲布一端獻其師華容

黎侍郎淳淳題其外封曰昔之縣令拔茶種桑今之縣令錦上添花不受而還之華亭之雲布不始於端黎雖誤責之然文其言豈有病吾民者乎

表語用事

宋王德用號黑王相公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又趙葵理宗朝拜右相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二霍光不學無術每讀張詠之語以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最以趙抃之言而自解乃出判潭州人亦服其用事之切

神宗論溫公詩

神宗一日在講筵既講罷賜茶其從容因謂講筵官曰數日前見司馬光王昭君古風詩甚佳如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高簪嫁鄉鄰請之使人檢校時君實病足在告已數日矣口惠卿曰陛下深居九重之中何從而得此詩上曰亦偶然見之惠卿曰此詩不無深意上曰卿亦嘗見此詩耶惠

卿曰未嘗見此詩適聞陛下舉此四句耳上曰此四句有甚深意吁斯人類皆以言語文字激怒人主以陷人于罪既以此陷蘇子瞻而惠卿復欲以此中傷司馬公苟非神宗之明幾何而不憤其妻非之中耶

逐臣表語

丁晉公謂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有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鴈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

亦哀之初盧丞相多遜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已無由海日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略云昔自位居黃閤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亦可哀也國朝陳學士循釋罪謝恩表云幽壑春生於腐草廢爐煖發於寒灰繫鳥出籠復遂山林之素性涸魚得水遂逃鼎俎之橫災語亦工而有味也

盧杞奏食官豕

唐盧杞為虢州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為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

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才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
矣然則祀固姦邪其為州郡蓋亦有可觀者吁始之取
寵也以愛一州之民終之售姦也卒以遺天下之患孔
子曰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信夫

雜種

今人詈人之桀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按晉書前燕載記
贊曰蠶茲雜種奕世彌昌雜種二字見此

吳城感舊

城苑秋風蔓草深豪華都向此銷沉趙佗空有稱尊計
劉表初無弭亂心半夜危樓俄縱火十年高塢謾藏金

廢興一夢誰能問回首青山落日陰此高侍郎李迪吳
城感舊之作也使張士誠而聞此當含愧入地矣然以
本朝續綱目之例論之亦不必深責也

與帶將忠

正統己巳 大駕北狩虜情莫測邊警日嚴選使虜者
得中書舍人趙榮陞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懿公毅時
在內閣嘉榮之奮忠解所束金帶與之

危不遣家

正統己巳秋北虜寇邊 王師敗績於土木
大駕北狩京師戒嚴朝士多遣家南徙禮部侍郎李公

紹時為脩撰獨曰主辱臣死奚以家為卒不遣

齷鼻

今世人見人有不當書者輒曰齷鼻按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之鎮江獄者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駐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齷鼻耶買住不敢仰視資倫後投江死齷鼻二字見此

握兩手汗

今世人旁觀人涉險而濟者輒曰為爾捻兩把汗按元

史憲宗召趙壁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汝渾身都是膽耶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

吳越春秋語

孟子曰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曄吳越春秋云民去崎嶇歸於中國雖龍子亭子意亦簡而佳

敘虞芮質成

虞芮質成之事左傳家語說死皆載之觀其敘事之法說死不如家語家語不如左傳

刮湯洗胃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帝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即釋之卒為忠信士

太白論詩

唐詩之所以為善者以起能振起齊梁以來艷薄之習而遠接漢魏之古雅也而李太白以唐人之作能復元古而續大雅吁以唐人之作欲窺鄭魏緇衣鷄鳴淇澳定中之藩籬且不能得况望二雅乎以唐人之詩被之

管絃而歌于朝廷郊廟其與成周諸雅類乎不類乎康節謂刪後無詩則信然矣

脛大於股

賈誼曰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按說苑引孔子曰脛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能相使也誼之言疑亦本於此

溫嶠去王敦像

晉成帝時溫嶠為使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

人合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宗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
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吁惟此義不行於天下
則河北逆黨以安史為聖人而祀之又何怪乎

題嚴子陵祠詩

唐洪子輿題嚴子陵祠詩末云高風激終古語理忘榮
賤方驗道可尊山林情不變詩通篇格調高古結句辭
意俱到可與范碑頡頏同垂不朽子輿唐宗時為御史
勁直不阿

送李邕詩

唐明皇送李邕之任滑臺詩有云課成應第一良牧爾

當仁帝之初政清明故形於歌詠莫非愛民之意及天
下小康淫侈交蝕其天而蓄一忍心遂至一日殺三愛
子而不少恤甚至雲南之征喪師無紀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帝之謂乎

貴賤定分

戰國策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以補黃狗之皮漢書
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首冠至弊不以其履皆言貴賤
有定分也

鬼教

李瑒北魏孝明帝時為高陽王雍友以時人多絕戶為

沙門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今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分場鬼教之言以場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場自理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鬼教二字見此甚新

鬚鬢早白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武帝太元初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然世人謂髮早白者為衰徵恐不盡然也

變童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頹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三二陸

陸機字士衡陸雲字士龍晉人號二陸 陸琰字溫玉陸瑜字幹王陳人號二陸 陸九齡字子壽陸九淵字

子靜宋人號二陸右皆兄弟以文學顯于時

三王褒

漢王褒字子淵 晉王褒字偉元 周王褒字子深右
三人皆有文學

漢四皓歌

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南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
歌按漢書四皓即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年
皆八十餘鬚眉皓白故曰四皓崔鴻曰四皓為秦博士
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曰昊天嗟嗟深谷逶迤
樹木漠漠高山崔嵬當居穴處以為幄茵燁燁紫芝可

以療飢唐虞往矣吾當安歸此載於先秦文章及文指
世皆見之矣然余讀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
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士深谷逶迤燁燁紫芝
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矣富
貴之留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兩歌互有不同然高士傳
之歌尤勝故併錄之眉山史繩祖云

載記所始

晉書有載記其名蓋始於班孟堅東漢書顯宗時有人
上書告固私作國上召詣祕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
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穎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
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然
則晉書載蓋亦有所祖而名也

玉階怨

新喻梁孟敬先生寅作玉階怨樂府云團扇且棄置夕
氣涼轉添流螢點魚鑰墮葉近鰕簾羅衣舊恩賜不令
珠淚霑拳拳不忘舊恩可謂怨而不怒者讀者不必論
其辭也

曲怨

宋文帝元嘉間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左衛

將軍謝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訓納焉
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怨吾所啓繆會故
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曲
怨二字甚新述此事亦可為法

漢太祖唐太宗好士形於言

漢太祖大風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唐太宗春日玄
武門宴郡臣詩云粵余君萬國還慚撫八埏庶幾保貞
固虛已厲求賢二君英略古今罕及而好士之心拳拳
如此宜乎為三代以後賢君之冠已

丹之所藏者赤

諺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說死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諺言本此

馮子振反復

元世祖時馮子振嘗為詩譽桑哥且涉大言及桑哥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院編脩官陳平發其數狀乞免所坐遣逐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桑哥為罪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呼子振反覆小

人固不足道也所以諱子振之罪者正所以諱已用桑哥之失也

為吏名言

張無垢先生子 張高宗紹興三年進士及第僉書鎮東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齊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閑百姓惟無涯之苦趙置使彥直孝宗淳熙八年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紙羽木箭

郎基齊文宣帝天保四年除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
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攻圍海西基固守乃
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
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

剔齒閒思錄

蓉塘詩話卷之十

仁和姜南明叔著



老態

元吳興趙文敏公孟頫老態詩云老態年來日日添黑
花飛眼雪生鬚扶衰每藉過頭杖食肉先尋剔齒籤右
臂拘攣巾不裹中腸慘懣淚常淹移牀獨就南榮坐畏
冷思親愛日簷籜冠徐延之云非身處老境真知酌見
者不能諳此悲夫吁能知老態而能至此境者幾何人
哉

子房孔明

古今論者皆謂張留侯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先後相伯仲也然武侯有云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云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此數語留侯不能道之也則武侯乃伊呂一等人物謂為三代遺才者信夫

唐僖宗幸蜀詩

唐黃巢亂僖宗幸蜀羅昭諫有詩云馬嵬山色翠依依又見蠻童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迴休更怨揚妃雖有風人諷刺之意而忠厚不足也

蓴菜櫻桃

予暇日過訪洪子美留飲出蓴羹櫻桃侑酒曰此祖母舅氏蕭山魏公家所贈也使猶在門蓋子美祖母襲惠公之夫人則魏文靖公之孫女也因憶文靖公致仕家居時鄆丘劉菊莊士亨以詩寄之以寓情其一云當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晚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則此二物為蕭山之佳品魏氏之世亨者可羨可羨

武弁名言

儒紳之鄙武弁自古皆然目桓宣武為兵目狄武襄為黥卒其他或目為老兵或目為老衙官者往往有之然

其間人品之超邁才略之英武識見之遠大而縉紳多有不及者不能槩舉也晚生後學於前輩中固當考其人品觀其議論雖武弁亦不可輕忽之也姑以一事言之宋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踈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程文誠空踈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謂景文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吁王公之誨真名言也豈可以武夫而少之韓宋二公晚年始有服善之心豈非學力之到歟

晚晴

諺云晚晴千日今世俗又兩見晚晴輒喜然唐李義山詩有云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則晚晴之言其來久矣

正人知

士君子立身行己當求無愧於心不必求同於俗也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如此可矣嘗愛司空表聖一聯云窮辱未甘英氣阻垂踈還有正人知此表聖所以能全大節於暮年也

金陵懷古

趙文敏公子昂金陵懷古詩云銅雀春深漢苑空邯鄲
月冷照秦宮煙花樓閣西風裏錦繡湖山落照中河水
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溪城秋色催遲暮愁對
黃雲沒斷鴻黃文獻公晉卿金陵懷古云五雲零落渺
天涯陳迹蒼茫日自斜畫角已吹邊塞曲紅藍新長內
園花可憐遺老埋黃壤曾倚春風望翠華好在北山猿
與鶴依然同住舊煙霞二詩在元儒中皆絕唱其意則
黃公為優也具眼者自能辨耳

元世祖

今帝王廟胡元世祖亦得與祀蓋以

國家統序所承也按世祖之立國貶孔子為中暗第儒
流於倡後國有大事華人仕於其朝者雖大臣不得與
聞臺省正官非其族類則不任其賤士似秦始皇尊事
沙門其名為帝師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專席
於座隅與其君同受群臣朝賀帝后妃主皆受其戒所
以敬禮之者無所不至其奉佛如梁武帝蒙古之制凡
攻城不降矢石一發得則屠之其殘忍如曹操命西僧
揚璉真珈伐故宋諸陵其貪暴如項羽征日本則十萬
之師棄於海島憤其斂衄復欲征之其窮兵不仁如隋
煬帝用奸臣阿合馬盧世榮桑哥董頭會箕斂以取於

民遣使括雲南金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貴安南陳氏以金人代身其贖猶如漢桓靈然則史謂其信用儒術愛養黎元皆溢美也夷之以晉隋南北五代之君可也而與漢唐宋開基之主列於二帝三王之次同享萬世之祀竊有憾焉

詩有所感

唐王昌齡詩云奸雄乃得志遂使群心搖赤風蕩中原烈火無遺策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昌齡此詩有所感激而云使明皇用張曲江之言則祿山之亂何自而生使德宗行陸宣公之策則朱泚之禍何由而起忠言

逆耳擯棄長策不四十年而大盜竊發者再覆沒兩京天下騷然雖仗忠臣義士之力旋能收復而唐終於不振也予讀昌齡之詩重有感焉

量銘

古人器物皆有銘識如湯之盤銘文王之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諸銘正考父鼎銘及博古考古二圖可見古器物皆有銘識漢儒集考工記以補周禮及官之闕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磨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具載職司器制然雖非周禮之體蓋亦古人之遺書也且如卓氏為量其銘曰時文思索

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夫
鍾磬弓劍諸器皆不有銘而獨量有銘蓋遺之也此書
器度不苟綜理周密秦漢家所不能及而匠人營國之
制亦秦漢所不用則知為周之遺制無疑也

劉禪孫皓

劉禪之庸愚孫皓之淫虐其致亡國皆無足惜者然使
孔明不死陸抗猶在則邦未必遽喪也蓋禪近篤實皓
亦聰明漢晉春秋云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奏故蜀枝
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
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矣全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
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
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
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又三十國春秋云吳
王孫皓為晉所滅以為歸命侯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
碁皓在側濟問皓曰聞君在吳剝人面別人足豈有之
乎皓曰見失禮於君者則剝削之時濟伸腳局下皓以
此譏之濟矍然收腳由此觀之使西陵得人如遜抗姜
維量方以舉事以晉武之德未必能一鼎足之勢也

蒙貴

酉陽雜俎云猫目睛日暮圓及午豎斂如綻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一名蒙貴一名烏圓故古今詩人詠猫者多用蒙貴字按爾雅蒙頰即蒙貴似猯紫黑色可畜捕鼠甚於猫又一統志安南國土產內載蒙貴狀如猯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猫觀二書所載則蒙貴自蒙貴非猫也雜俎誤矣

百舌

本草陳藏器云百舌鳥主蠱咬及食之亦主小兒父不又取其巢及糞塗毒藥處今之鶯一名反舌也按禮

記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註疏謂反舌百舌鳥易通卦驗云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又詩註疏云黃鳥鸚鵡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鴛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椹熟時來在桑樹皆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今百舌鳥玄身黃嘴爪大如鴿交春始鳴學盡百鳥之音至夏五月則寂然矣鶯則身黃翅尖黑嘴爪紅暮春始鳴本草謂百舌即鶯誤矣

東坡不殺生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

羊然性嗜蟹蛤故不免殺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蟹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度幾萬一便使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痛苦爾猶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觀此言雖東坡平生好佛而有此言亦士君子惻隱之心所當然也東坡在獄中寄子由詩有魂飛湯火命如鷄之句非身在險難而與死為隣者不能形容如此之親切也

日記

本朝巡撫江南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蓋公才識固優於人其勤慎專心於公事亦非人所能及者聞公在任時置一曆簿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晴某日陰某日雨某日晝晴夜雨某日晝雨夜晴某日午前雨午後晴某日東風或南風西風北風無不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日時風候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於是知公之風雨

必記蓋亦公事非漫書也按汝南師友談記蔣穎叔之
為江淮發運也其才智有餘人莫能欺漕運絡繹蔣吳
人暗知風水嘗於所居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
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
霜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
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觀此則古人亦
嘗為之矣

黃河套

陝西延安綏德之境有黃河一曲俗名河套其地約廣
七八百里北虜時竊入其中居之乃去葉文莊公盛

為禮待時嘗因言者欲築立城堡耕守其地奉命往勘
大意謂其地沙深水少難以駐牧春遲霜早不可耕種
其議遂寢然聞之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正在此地前
時胡虜巢穴其中春深纔去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
中求活者甚衆踰年纔復業則是非不可駐牧耕種也
今聞虜居其中皆長子孫邊將不復逐去之縱不能為
患然侵盜之事不能保其必無也議備邊者宜有以預
防之

傲骨

戴氏鼠璞云唐人言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間有傲骨予

觀世俗如脂如韋之人亦本氣質之自然詩曰遠條不鮮又曰得此戚施又曰無然岑毗遠條口柔也不能俯戚施面柔也不能仰岑毗體柔也卑屈以柔順人天苟賦以此質豈其剛刻自立可乎

孫魴誥詞

宋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為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恨之以予觀之或者戲為此語以譏魴耳非誥詞也信有之豈王言之體哉

八司馬

雲麓漫抄云唐八司馬皆天下奇才皆見識卑下而附於叔文邪蓋叔文雖小人欲誅宦官強王室時計出下下反為所勝被禍耳善良皆不免當時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誅而力詆之後人脩書尚循其說似終不與為善者非春秋之意也雖范文正公嘗嘆及之八司馬度乎氣稍申矣

詠貓

陸放翁務觀贈貓一詩云畏盪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動薄寒無糧坐食無魚劉後村潛夫詠貓一詩云古人養客多車魚今汝何功客不如飯

有溪魚蝦有毯忍教鼠鬻索頭書劉詩不惟反陸之意
蓋有諷乎在乎者

國朝天順間菊莊劉先生士享亦有詠猫絕句云口角
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猙獰勢不管
黃昏鼠輩忙亦潛夫意也菊莊又嘗題詩於南屏淨慈
寺壁有云虎孰不驚團社客鷗閒嘗送過湖僧時按察
使泰和魯蒙簡見之笑謂察察曰是乃譏我輩也

護法論

唾玉集張商英字夫覺號無盡居士嘗見梵冊整齊嘆
吾儒之不若夜執筆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

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悟
乃作護法論夫商英初附王安石後復叛之其性傾仄
無常於此亦可見矣彼有定見之君子果如是乎

術姬妬寵

典論云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
悅之遂取焉甚寵之諸婦教之將軍貴人重其志節且
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每見術垂泣
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縣之於廁言其
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呼術志趣如
此則必不能延攬英雄同獎王室而建桓文之功其不

明又如此則必不能舉直錯枉隨機應變相時而行以平僭亂以安天下其不能保終臣節困餓而死宜哉

慕勢

典略漢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彧或或父緄慕衡勢誠或娶之為論者所譏按史謂緄為荀氏才子而與八龍之列或亦舉孝廉人稱其為王佐才而父子羨慕紛華甘心權勢身名不之惜也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乎縱不畏於聖賢獨不愧於傅公明乎然則匪龍也鱗也匪王佐也庸奴也其甘心於操固也一時之譽幸致也終身之玷難磨也

是以君子慎之

作邑之難

今之作邑者多進士舉人初筮仕者也上而監司府州之責成下而鄉社百姓之爭訟急而征斂以供軍國之需近而嚴慎以防吏胥之弊能否出陟皆繫於此苟非庶以處已公以服衆明以折獄慎以御下勤以莅事則未有能稱者也宋林德崇父嘗為劇縣有聲其與監司啓有云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時以為名言劉潛夫宰建陽亦有一聯云每嗟民力至叔世而張為欲竭吏能恐聖門之鳴鼓語意

尤勝信乎治邑之難也

衛夫人書法

古今法帖晉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衛自稱李衛善書有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其書吐吐逼人然則右軍書法自衛而授耳

評花

宋錢康功言予嘗評花品以梅有杖下之風杏有閨房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鄰貧女以予論之則不然詩不云乎何彼穠矣花如桃李蓋以興王姬公子也何負於杏而鄙賤之若此耶康功之評如游女摘花惟競

其色也

蔡謨戲王導

晉王導妻曹氏性妬導憚之乃密置衆妾於別館以處之曹氏知之將往導恐被妻辱遽命駕猶恐遲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議欲加公九錫導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轆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曰往與羣賢游洛中何嘗聞有蔡克兒也克謨父名吁謨謔之虐者也導不可磯者也公卿位高望重其宜此乎其不宜此乎君子思同寅協恭之義懼小隙而成大釁亦謹於戲而已

詠明妃

穉冠徐延之云宋劉屏山先生詠明妃絕句云羞貌丹青
聞麗顏為君一笑定天山西京得有麒麟閣畫在功
臣衛霍間詩載負暄雜錄予以為均之詠史也而議論
宏遠含蓄無限較之胡曾所謂何事將軍封萬戶卻教
紅粉去和戎相去萬萬矣以予言之漢之和戎儘為失
策屏山之詩意新而巧而曾所責不為無謂也

羅隱手植海棠

吾杭附郭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
本王黃州元之嘗題詩云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

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觀此則杭
州海棠亦香矣不特昌州然也但恐詩人重稱過實徒
誇其韻不能慰彭淵材之恨耳

世濟廉介

李謨字居定台之黃巖人中正統辛酉鄉試為蘇州府
學訓導廉介異於流俗其弟子贄見之禮一皆不受而
於束脩止納其富者若貧者反與之錢米以勉其學有
弟子莫鉉者以不受其贄取古人畫時苗圖求揚尚書
仲舉題詠其上以贈之謨曰苟如此使我為市名矣但
錄揚公之詩而還其畫秩滿即出外舍而居其父茂弘

永樂乙未進士任考功員外郎應慎安詳一塵不縑僚
友咸推重之年未六十力乞致仕一室蕭然晏如也優
游十載而卒載紀善錄若居定者可謂世濟廉介者矣

温公詞

世傳司馬温公有席上所賦西江月詞云寶髻鬆鬆縮
就鉛華淡淡粧成紅煙紫霧暈輕盈飛絮遊絲無定
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微醒深院
月明人靜揚光素學士跋云温公剛風勁節聳動朝野
宜其金心鐵意不善吐軟媚語近得其席上所製小詞
雅亦風情不薄由今觀之決非温公作此宣和間耻温

公獨為君子作此託為其詞以誣善良不待識者而後
能辯也

獸有人心

獺祭魚而後食魚豺祭獸而後食獸以至虎狼之父子
蜂蟻之君臣雉鳩之有別其性則然也傳記所載禽獸
之事往往有之蜀鄧文征涪陵見猿母抱子射中之子
為拔箭取木葉塞創文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投弩
水中又范蜀公言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之皮并其子
賣之龍泉葉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號呼而斃又周公
謹言武平素產金絲猿大者難馴小者則其母抱持不

少真法當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隨地而死乃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極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也觀此則人之不孝於親者猿之不如也又幕府燕聞錄云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故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暑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鬣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觀此則人之不忠於君者猴之不如也

醉經堂舖糟編

夢塘詩話卷之十一

仁和姜南明叔著



論魯齋靜脩

草木子曰許魯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劉靜脩次之以予言之則不然律之以聖賢出處之道春秋經世之法則魯齋不逮靜脩遠矣

講老子

蘇轍城為其子福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以是見蘇氏父子之學出於縱橫釋老雜吾儒異端莫適所從矣

莊荀揚子之文

陳後山云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劔成相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善為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愚以為文章以理為主而輔之以氣莊荀之氣壯故志節著而文愈奇揚雄之氣弱故志節靡而文愈澁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雄其餒者乎

胡端敏公論仁明武

胡端敏公世寧嘉靖甲申以吏部右侍郎服闋被

召時羣臣諫

上追崇者伏

闕下號慟聲徹

內庭

上怒責以覆楚降誚有差公乃上疏略云臣昔效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蓋是三德以仁為主而明與武所以威之譬諸天地仁則其生成之德明則其日月之照皆不可一日無者若武則雷霆時可一震而已若震之數或震之過則天下之物何所容而天威亦反褻矣故說者謂是三者仁或可過而明過則察武過則殘決不可也臣願

陛下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之司寇責問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決斷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則恐其間或有心寔忠良而體素怯弱者一時不堪偶擊雷霆之下遂傷日月之明而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臣知此事非出

陛下本心寔由羣臣僭見激烈之過然而傳播天下書之史冊鞭朴行于殺陛下戮上于士夫非所以昭

聖德之美也臣願陛下謹之於後而已又言新進英達今雖議禮一言有合而以後難保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成今雖執禮一事不合而以前難謂其事事之皆

非聖明於是唯以天地日月三無私心照臨於其上其言是者從之非者置之其立心行事公者用之私者黜之無分彼此新舊而先有適莫於中天下幸甚

管仲趙普

孔子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仲既不能死子糾之難及其事桓也又奢而犯禮夫子嘗以小器目之而此則極口稱許之何也蓋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澤及人則有仁人之功矣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

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
仁者之功夫普性深沉有岸谷多忌刻以吏道聞寡學
術故渝金匱之盟陷廷美于死致多遜之貶而朱子稱
其有仁者之功亦夫子許管之意也蓋二人為相道雖
未盡而功則有可取焉

曾子老而學成

宋景文公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
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余以為
曾子之學誠篤故其功夫細密而卒能傳夫子之道著
書立言與六經垂憲今觀大學次第節目之詳則知其

學之有本有末而得乎一貫之旨多矣所謂該洽乃其
餘事也

古文三等

陳后山曰余以古文為三等周為上七國次之漢為下
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瞻其失緩
東漢而下無取焉蓋周之文六經孔孟也七國之文諸
子之文也漢之文文士之文也道失而意意失而辭可
以見諸子不如六經孔孟文士不如諸子也

不用宮嬪殉葬

憲宗皇帝受終曰

英宗遺旨免用宮嬪殉葬此最盛德事故

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宮人殉葬遵先訓也自後

孝宗武宗升遐皆不復用矣蓋

英宗以前尚有殉葬宮人此後始革也

感事詩

張靖之先生方洲集中感事詩二首蓋為正統十四年

胡虜犯塞車駕親征王師敗績於土木

英宗北狩而作也感時感慨觸目激中使當此將相觀

此亦有動於中否乎其一云羽書昨夜報居庸百萬雄

師下九重天子垂衣臨大漠羣臣端笏危元戎禁中

已之回天諫闈外誰成闢地功千古澶淵扶日較令人

長憶寇萊公其二云寶馬朱輪接上游時危誰解秦憂

憂鼎湖龍去英雄盡劔閣雲深日月愁玉輦已隨胡地

草青山依舊漢宮秋元勳野死潼關破誤國何人更首

丘

燕臺懷古詩

蒙泉岳秀方先生名正灤縣人天順初自翰林入閣英

廟深所眷注後為曹石所嫉謫黜補外卒興化守嘗有

燕臺懷古一律云督亢陂荒蔓草生廣陽宮廢故城平

秋風易水人何在午夜盧溝月自明召伯封疆經幾換

荆卿事業尚虛名黃金不置高臺上似怪年來士價輕
結句深有慨於時也

山庄四時樂

山庄四時樂四章宋舒城李公麟之所作也公麟字伯
時元祐間登第為泗州錄事參軍伯時好古博雅長於
詩工草書圖畫時以比顧陸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
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款識為考古圖黃山谷謂
其風流不減古人元符中歸老肆志泉石作龍眠山庄
自號龍眠居士其四時樂一章云桃李花開春雨晴聲
聲布穀迎村鳴家家塲頭酹酒觥為告庄主東作興黃

犢先破東南村二章云火雲蔽日當空浮田頭耨草汗
欲流綠竹人寂鳥聲休暫來歇午乘清幽山妻送餉扇
渡頭三章云黃雲萬里秋有成村村酒熟家家迎到羊
賽社人不醒醉後鼓腹歌昇平欣然同樂倉浦盈四章
云寒風十月雪欲飛居人木榻添紙幃地爐活火酒頻
煨瓦杯不說羊羔肥醉來曲肱歌叢微

詠遊絲

山陰朱克粹詠遊絲一律云紫陌遙看一縷微龍煙曳
日轉依依不綠蛛網紫鈿合首逐鸞梭上錦機香骨落
花低趁蝶暖隨柔絮欲沾衣無由繫得東君駕空向春

風上下飛克粹名純詠物之作不減前人韻格也

謝道韞詩

峩峩東嶽高秀極冲清天巖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
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
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此晉王凝之妻謝道韞之詩也道
韞奕女有才致讀是詩者可見矣

何恭敏不入鄉賢祠

餘杭何恭敏公鑄宋紹興中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
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已欲
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公鞠之

公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背舊涅盡忠報
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公察其冤白之
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公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
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
塞改命方俟高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檜銜公時金遣
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變亂尚
遷朔方非大臣不可祈請乃以公為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為報謝使公曰是行猶類真卿使李希烈也
然君命不可辭既返命檜諷方俟高使論公私岳飛為
不反欲竄諸嶺表高宗不從公之行義如此史謂其黨

於秦檜而和議誤之也由此而不得從祀於郡之鄉賢
祠惜哉

阿誰

龐統傳云向者之論阿誰為是又柳公權小說云李昭
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
待不即至乃發怒曰何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
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是阿誰按阿誰二字隋唐間人
多用之

狀元

宋自太祖建隆元年至度宗咸淳十年正科狀元共三

百一十七人其大拜者呂文穆公蒙正王文正公曾李

文定公迪宋元憲公祥何開府東梁文靖公克家吳許

公潜留文信公天祥九人執政者楊樞密礪王

嗣宗蘇參政易簡陳文惠公堯叟張文學觀蔡文忠

公齊王文忠公堯臣馮文簡公京許黃門將陳樞密誠

之鄭樞密僑衛文節公涇曾參政從龍鄭觀文自誠陳

參政文龍十五人節度使二人陳康肅公堯咨王懿恪

公拱辰其有負大魁之名者劉夢文也

元蒙古色目人漢人南人兩榜十五科共三十人漢人

南人無任執政大臣者其以德業顯者張起巖宋本陳

祖仁三人其以忠節顯者李黼秦不花李齊三人

國朝自洪武四年至嘉靖十四年共五十二人而入閣

者胡文穆公廣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文正公遷

費鵠湖宏五人而黃禮待觀曹文忠鶴二人皆死節而

為尚書者則禮書張文僖公昇吳文定公寬王書華

禮書毛文簡公澄南京吏書朱圭峯希周

詩惜武侯

成都城南舊有武侯祠杜子美詩有云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保寧廣元城北有籌筆驛昔武侯

屯兵處李商隱詩云他年錦裏經祠廟深甫吟成恨有

餘薛逢詩云出師表上碧田遺恨猶自千年激壯夫羅隱

詩云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吁千載之下

能言之士皆痛惜漢運告終武侯雖忠義昭然如青天

白日而天畚其壽使之不能盡用其才以光復漢業讀

二三君子之詩未嘗不流涕歎息也哀哉

嶺南詩

唐柳宗元貶柳州司馬其嶺南郊行詩云瘴江南去入

雲煙石盡黃茅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

蛟涎射工巧伺遊人影颯毋偏驚賈客船從此憂來非

一事豈憂華髮待流年李德裕貶崖州司戶叅軍嶺南

道中詩云嶺水爭分路轉迷枕椰椰葉暗蠻溪愁衝毒
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
吏報朝鷄不堪腸斷思鄉處紅槿花中越鳥啼宗元以
誅宦官不克被罪德裕以同列相擠致禍觀其詩句則
一時風俗景象皆畏土也而流離困苦何以堪之二公
之才之行皆有可取非純於小人者也而卒貶死於炎
荒之地哀哉若論德裕有功而無罪者也而君相以私
喜怒黜之則唐之不競也宜矣

以貌取人

唐盧綸允言作樂府天長地久詞五首其一云辭輦復

當能傾心奉上宮君王若看貌其在衆妃中吁此即士
有所懷而徒以文藝自衒于時而不見售者也其心流
落復何言哉讀此辭不覺扼腕而歎息也

杭蘇二州

杭州山川秀麗風物繁華自唐以來蓋已如此不特南
渡建都之後而始然也其次即蘇州唐白居易憶江南
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
潮頭何日更重遊江南憶其次憶吳宮吳酒一盃春竹
葉吳娃雙舞醉芙蓉早晚復相逢吳宮即蘇州蓋樂天
自杭移刺蘇州故有此二作也

賈充庾純相譏

晉庾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
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
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未了是以來後世言純
之先嘗有五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
吁並列王朝親如伯仲今乃忘同寅協恭和衷之義懷
互相譏議之心長詆毀之風成乖戾之俗大臣不和如
此晉之亂也有由然焉

壯士行

古樂府壯士行之作出於燕荆軻所歌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之辭古今詩人所作多唐鮑溶一
篇其詩云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吁為士者苟遇
知己之主雖至殺身以報之又何辭哉

詠物

唐人詠禽鳥詩多矣好者亦不多得雍陶雙鷺一聯云
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崔珣鴛鴦一聯云
暫分煙鳥猶回首只度寒塘亦共飛鄭谷鷓鴣一聯云
雨暗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三聯皆其得意句
若論其全篇則陶不如珣珣不如谷也

漁父詩

張志和漁父詩云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
秋山捲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洞
閒梳白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為儲皇定是非
此真隱士口中語也而爵祿榮利豈能于其中哉李贄
皇比之為嚴子陵誠可匹休而無愧者也

文語相似

李太白春日宴從弟於桃李園序有陽春詔我以煙景
大塊假我以文章出於晉葛稚川自序云大塊假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語句相似同一
機軸也

的顛有二

漢昭烈之初奔劉表也屯於樊城左右欲因會取昭烈
昭烈覺如廁便中所乘馬走惶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浦
不得出昭烈急謂的顛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的顛達
昭烈意一躍三丈得過此載劉義慶世說又晉庾亮所
乘馬有的顛啟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
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浩與亮之分量定於
此矣亮亦有仁人之度也如浩者是能經國也哉其取
敗於終身廢棄有由然矣當時使之敵桓溫豈不諛乎
是故史傳所載有此兩的顛也

李密竟進

晉李密有才能常均內轉而朝廷無後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
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
帝忿之免密官卒於家吁使密始終不出豈不為忠孝
之全人乎因論亡國之臣隱而不上也既出矣辭尊
居卑辭富居貧次也或圖功名或貪富貴自恃才能求
進不已譖毀者至漸罹罪尤身名俱廢斯為下矣以李
密之行其始也不肯進其終也不肯退而求進卒之悻
悻然怒形於色以言語觸帝身名俱廢不亦謬哉

婦人不安貧賤

宋許梅屋先生集樵談有云子厭父貧兄攘弟富妻妾
以豐儉為悲歡奴僕視盛衰為勤怠吁世道不在門外
矣他未暇論且以夫婦之倫言之世之為士者多起於
困窮拂鬱方其未得志之時居室不備風雨衣食不充
口體而落魄無聊之甚為之妻者如漢朱買臣之婦則
不能安其貧而求去晉王歡之婦不能安其貧而求改
嫁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深嗟而歎息也夫世之為女子
者賢明者十無一二苟移天矣但欲其夫之富貴炫赫
而身得以豐其服飭婢侍以夸耀其妯娌親戚耳豈能

識其夫之才志之不凡而安於貧賤以待其時哉然世
之書生方其困窶之時亦有其妻能為之忍饑寒安貧
賤者一旦得志富貴則多置婢妾縱欲自奉略無顧惜
其妻之意甚者遂相棄背不復采錄其昔日安貧之善
此夫婦之道所以衰也吁宋弘之言豈不可思也哉

士之鳴躍

士之處世非叩不可鳴非激不可躍如漢末諸葛孔明
人問其志笑而不答而其胸中所蘊規模乃王佐之器
彼非叩非激而輒自鳴躍者求名者耳其實不能有所
為也故古之善取士者求不鳴不躍者耳晉既平吳召

錢塘褚陶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
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
不孤川嶽之寶不賡矣吁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士
不可以不自重也

陸機

陸機陸雲皆文章之士也而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時國
中多難顧榮等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不
從卒致兄弟誅戮可謂志大而才不周者也豈不謬哉
雖然漢亡諸葛瞻死節及吳亡而二陸甘心作降虜其

人品優劣見矣

漢高用刑

項伯丁公皆脫高帝之急者也若論亡楚之罪以罰爲人臣者之不忠則項伯當服上刑而丁公次之及天下既定而帝乃封項伯誅丁公此用刑之失也而胡致堂以其受封受誅有公私之異此說吾無取焉

漢門禁不嚴

高祖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由是觀之漢之門禁不其嚴也設有意外之變生於武夫悍將亦可

以排闥而入矣若以周禮考之內有宮正閹人以掌其禁制其出而入有師氏以兵守主門恐不如此之易入也

雨詩

劉得仁春暮對雨詩有二云氣蒙楊柳重寒勒牡丹遲又梁文帝對雨詩有二云漬花枝覺重濕鳥羽飛遲得仁詩全出於文帝機軸也然則律詩豈起於唐哉

旅懷詩

強插黃花三兩枝還圖一醉浸愁眉半床斜月醉醒後惆悵多於未醉時此鄭都官谷九日夜旅懷之詩也夫

懷抱恒也醉醒暫也大丈夫懷抱耿耿豈能終日成酣
以酒為忘憂之資乎當思古人憂勤惕厲之意至老不
怠曹孟德之歌亦戲耳

唐詩有感

唐崔敏重宴城東莊絕句云一年又過一年春百歲曾
無百歲人能向花中幾三醉十千沽酒莫辭貧崔惠和
云一月主人笑幾回相逢相值且銜杯眼前春色如流
水今日殘花昨日開又羅鄴歎流水云人間虛謾惜花
花落明年依舊開却最堪悲是流水使同人事更無
迴數詩每論格調高且但道眼前情景使人有不盡之

感

西湖

予杭西湖山明水秀霸王所都琳宮梵宇鐘磬相接青
松翠竹樓臺掩映輕舸巨舫滿載笙歌無寒暑晴雨風
雪之間誠天下靡麗之奇觀也然近日以來勝地漸入
於勢家叢林多毀於徭役以元視宋漸已荒涼以今視
元又加傾頽十不存三四矣近見元末楊鐵崖先生庶
夫嬉春體律詩五首乃錢塘湖上作也其繁華猶可想
見故錄以見當時風景之麗也其一云今朝立春好天
氣况是太平朝野村走向南隣覓酒伴還從西墅買花

枝陶今又辭彭澤縣山公只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
爾日日春遊日日宜其二云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
下水連空柳條千樹僧眼碧桃花一枝人面紅天氣渾
如曲江節野客恰似杜陵翁得錢沽酒勿復較如此好
懷誰與同其三云何處被春惱不徹好春最好是湖邊
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蹋船燕子繞林紅雨亂
鳧雛衝岸浪花圓段家橋頭猩色酒重典春衣沽十千
其四云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迤邐開岳王墳前
吊東度隱君寺裏話西來接果黃猿呼一箇探花白鹿
走千回風流文采湖山主髮白應須屬有才其五云長

城小姬如可憐紅絲新上琵琶絃可人座上三珠樹美
酒沙頭雙玉船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掃晴煙明
朝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

人品有定分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為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學儒者
為帝師而諂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禮
以小吏致公卿死節人品有定分不繫於讀書也小人
冒儒者之名患得患失讀書適足以文其奸耳

高帝封爵

盧縮以舊好封酈珩以父食其死於齊封而董公以首

昌大義不封紀信以死脫土於難不封周苛挺公城守
死節不封何也由是觀之漢之遺棄效忠宣力之臣恐
不止於三四也

屈原之志

屈原與楚同姓其愛君憂國之忠之死不變千載之下
猶能使人讀其書傷其志而敬其人也而曹誼吊之則
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而太史公因之以立
論此非原之志也蘇穎濱之言似得之矣

孔子論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論高於蘇子由古史數等子由

作古史於子長好處不必更作可也

栽松

雖過老人宅不解老人心何事殘陽裏栽松欲待陰此
唐李端觀隣老栽松之詩也吁漏盡鐘鳴而貪慕營求
略不知止殘燈曉月衰柳斜陽能幾何時讀此詩者其
可感也夫其可戒也夫

薛奇童詩

唐薛奇童有楚調一首云禁苑春風起流鶯繞合歡玉
窓通日氣珠箔卷春寒楊葉垂陰砌梨花入井闌君王
好長袖新作舞衣寬此詩當在元白之上如此麗則不

謂之奇童而何

贈天竺靈隱二寺主詩

權德輿有贈天竺靈隱二寺主絕句云石路泉流兩寺分尋常鐘磬隔山聞山僧半在中峯住共占清猿與白雲二寺在吾杭絕勝處今山寺宛然僧居如故所欠者惟清猿耳

人貴能忍

魏公子無忌能忍於執轡以事侯嬴卒成破秦存趙之功張子房能忍於取履以事圯上老人卒申破秦滅項之志張釋之能忍於結轡以事主生卒能全身脫禍是

故士君子皆當有所容忍以養其德器不可輕試其情使人覘知其淺深也

枚臯司馬相如之文

漢枚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今二子之文俱存槩之以六經聖賢之旨違戾特甚史所謂競為侈麗闕衍之辭沒其風諭之義吁此文士之靡者也尚不能窺荀董之門墻豈能濫游夏之科乎君子無取焉

表聯親切

李嶠為司禮武卿讓官表一聯云西京置一十二列首

冠金吾東漢有三十九人多遷王鉉肅元甫謝加銀青
光祿表一聯云禽鳥飛動不知天地之功草木芬華空
滋雨露之澤又唐賦一聯云登出山滂於問曆山乎無
待於卜年此等語真駢麗而且莊重賦語惜忘其人

韓文

韓文公之文史稱其表裏軻雄佐佑六經而學者仰之
如泰山北斗而蘇東坡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
為天下法者也而當時裴中立寄李翱書云昌黎韓愈
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意之信美才也近
或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

為戲可矣夫文公之文出入周孔之道而有功六經而
當時尚有此論又何惟乎劉歆事後公論必待後世而
始定也

霍光金日磾

霍光武夫也金日磾降虜也而武帝擇於羣臣之中付
以伊周之託二人者皆非學問知道之士未嘗博識二
帝三王輔佐大臣所行之事徒以奢質近厚所行與古
人或能相合故不負所委為漢社稷之臣然史之稱光
者不過曰小心謹慎知時務之要其稱日磾者則篤敬
寤主忠信自著至於光之後竟以滅族而日磾奕世載

德者何也有由然焉是故光之識見不逮日磾遠矣何者光妻欲貴其女毒天下之母而弑之光知之不忍發其罪是不知大義滅親也而日磾愛子為帝弄兒見其與宮戲則殺之以免後禍光以女為后而日磾不肯奉帝命納女後宮及武帝遺詔封光為博陸侯日磾為柁侯光受之而日磾後奸人得以飛語相責此皆光之識見不及日磾處也且日磾子瞻而光子不肖與廢之別實分於此讀史者不可不知

泰謙

今人謂人謙抑者曰泰謙按漢書張安世傳宣帝欲以

張安世為大將軍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泰謙二字見此

題畫有感

元成廷珪題宋徽宗畫梔子白頭翁云梔子紅時人正愁故宮衰草不勝秋西風吹落青城月啼得山禽也白頭又潘子素題宋高宗劉妃圖云秋風落盡故宮槐江上芙蓉並蒂開留得君王不歸去鳳凰山下起樓臺此二詩深寓感慨悼恨之意父之可哀子之可罪也

采薇圖

盧踈齋題夷齊米薇圖云服藥求長年孰與孤竹了一
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此二字意新語健得孔子之旨
踈齋名執字處道涿郡人元翰林學士承旨



